

循着长征路，
读懂中国

——观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
李国强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纪录片《大道——永远的长征》日前播出。在这部纪录片中，已在华生活40年的厦门大学籍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得主潘维廉，与来自比利时的青年媒体人彭望龙，从当年中央红军集结出发的江西于都河畔开始，并肩负走长征路。他们此行的身份不是游客，也不是学者，而是行走者与观察者。

外国人讲述长征，令人想起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走进陕北，他写下《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把长征的故事讲给世界听；1984年，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历时74天重走长征路，创作了纪实文学作品《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如今，潘维廉和彭望龙循着前辈足迹，踏上同一条道路，却走进一个崭新的时代。

《大道——永远的长征》以7集篇幅，透过河、灯、桥、路、山、树、花7个意象，描绘出一幅跨越时空的长卷。在于都河渡口，两位外国人仿佛看到当年百姓与红军依依惜别的场景；在娄山关，他们体悟工农红军在绝境中杀出血路的坚韧；走在泸定桥铁索上，他们感受到当年那群年轻人向死而生的勇气；在将台堡，他们回望三军会师的壮阔图景，也遥望延安窑洞里不灭的灯火。600余次战役战斗、近百条江河……一连串数字背后是血与火的淬炼，是生与死的较量。

当两位外国人用心去体味，那一串数字便有了真切的热度。正如他们在片中的发问：“当彼岸尚不可见，为什么还要出发？”外来者以质朴的视角，发现了长征具有的本真力量，这一力量恰恰源于伟大长征精神给世人带来的共鸣与共情。这部纪录片没有停留在对长征艰苦卓绝的复述上，而是把长征精神升华为人共有的价值。片中对长征具有的坚韧、信念、奋斗等诸多特质娓娓道来，揭示出人类在面对困境时应有的崇高信念与伟大力量。

潘维廉说，他最想知道的是90年前走这条路的人在想什么。在将台堡，见到扎根山区的基层干部，见到靠特色产业过上好日子的普通村民，他感慨道：“我看到一

种相似的精神。他们面临的挑战和90年前截然不同，但相同的是当你相信一件事值得做，你就愿意走一条并不容易的路。”在历史回望与现实观照中，潘维廉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今天，长征不再是一条艰难跋涉的行军路线，而是一条用红色血脉连接起来的精神长河、信仰大道。这部纪录片跨越多个省区市，把镜头对准红色遗址，对准长征沿线的山河巨变。西海固曾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认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坐落于此的将台堡，如今瓜果飘香、生机盎然。

随着该片多语种版本在海外陆续上线，长征的故事将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潘维廉和彭望龙向世界讲述的，既是90多年前超越人类极限的长征，也是继往开来的新长征。当两位外国人的脚步与红军的足迹在这片热土上交汇，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部纪录片讲述的长征故事，更是对信念的礼敬、对时代的昭示、对未来的奔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历史研究院研究员）

让典籍活水流入当代人的心田

张志清

书写是文明诞生的重要标志，传承则是文明延续的根本保障。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断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总有人在书写，也总有人在守护和传递。

近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典籍里的中国》焕新季播出。首期节目里，我带去了《资治通鉴》存世唯一手书原稿的复制件。当这份手稿在舞台上徐徐铺展，现场不少观众屏住了呼吸。一份近千年前的手稿，为何仍有如此打动人心的力量？我想，这就是典籍的魅力，它不只是存放在展厅里的文物，更是一条流淌至今的文化长河。

《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全书294卷，正文300多万字，涵盖1300多年的历史。为完成此书，司马光倾注毕生心血，光手稿就曾装满整整两大屋。如今仅存一纸手稿，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这份唯一的手书原稿，有多处涂抹修改的痕迹，可见司马光对自己写下的一字一句都极为严谨。

为了再现历史，节目主创团队翻阅大量史料，从时代背景到人物故事，再到每一个道具、每一句台

词、每一个手势都反复推敲。延续“古今对话”模式，节目融合话剧、影像等多元形式做情景化演绎、通俗化解读，将故事搬上舞台——当完成《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来到后世，亲眼看见今人读史、修史、护史，那一刻，他释然欣慰的目光打动无数观众。观众也跟随剧情，走进历史现场，感受一卷史书承载的家国情怀与思想智慧。

除了《资治通鉴》，本季节目还把《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四大名著搬上舞台。这些深植民族文化基因、承载厚重底蕴的经典，将在科技的赋能下，以崭新面貌呈现在大众视野。

古籍保护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内容。一部典籍的生命，始于著书者的笔，成于传书者的心。《典籍里的中国》立足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典籍从“藏”走向“用”，从“故纸”变成“活水”，方能吸引更多走近典籍、读懂典籍、传递典籍。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原常务副馆长）

《乐韵交融 文化共鸣》面世

天津茱莉亚学院发布音乐理论新著

本报电（记者郑娜）近日，由美国纽约茱莉亚学院荣休院长、中国天津茱莉亚学院理事会主席约瑟夫·W·波利希担任主编、人民音乐出版社发行的《乐韵交融 文化共鸣》一书面世。

去年5月，天津茱莉亚学院在天津和北京两地举办“2025天津茱莉亚管弦乐研讨会暨领导力论坛”，汇聚全球30所顶尖音乐院校和机构的管理者及年轻学子。作为研讨会成果，《乐韵交融 文化共鸣》收录了与会者的演讲稿及现场讨论，并以《当代中国音乐教育与表演的审视与展望》专文记录了与会中国代表的精彩发言。书中收录的《古典音乐与现代性：中国的历程》一文，梳理了古典音乐在中国的发展与创新。

约瑟夫·W·波利希表示，希



▲沈阳故宫。

（本文配图除标注外均由沈阳故宫博物院提供）

百年文博 薪火赓续

——写在沈阳故宫博物院成立10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郝迎灿

守护遗产

穿过大清门，崇政殿月台上的青石板布满深浅不一的磨痕，这是百年来无数观众踏过的印记。公元1625年，后金汗王努尔哈赤从辽阳城迁至沈阳定都，兴建沈阳故宫。这座宫殿群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初具规模，后经康熙、乾隆时期的改建、增建，最终形成了今日东、中、西三路格局的面貌，共有宫殿、斋堂、亭台楼阁等建筑114座、500余间，占地面积6万余平方米。

“东路主要包括努尔哈赤定都沈阳之初所建的大政殿、十王亭等建筑；中路分为清早期的‘大内宫阙’和清定都北京后增建的行宫、盛京太庙等几组建筑；西路主要为乾隆年间增建的文溯阁、戏台等建筑。”沈阳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部部长尚文举介绍，三路建筑历时近160年完成，显示出不同历史阶段明显的时代特征。

1926年，东三省博物馆筹办，盛京皇宫从皇家禁地转为公共博物馆。“历经战乱动荡、时代更迭，机构数次更名，先辈文博人在艰难时局下保全宫殿建筑、留存档案文物，全力守护这份东北大地的文化瑰宝。”尚文举说。

新中国成立后，沈阳故宫保护事业迈入全新阶段：1961年跻身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4年作为“明清故宫”扩展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获评国家一级博物馆，2019年太庙修缮完成对外开放，实现古建筑群全域开放。一代代文博从业者接续完成古建抢险、本体修缮、环境整治等系列工程，完整保留多民族融合的建筑营造技艺与历史信息。

新时代，如何接续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站在修缮后的大政殿前，只见红柱朱漆鲜亮厚重，飞檐翘角舒展挺拔。“受冻融循环影响，大政殿等建筑持续出现瓦件釉层大面积剥落和开裂等损伤，威胁到文物本体及观众参观安全。”尚文举说，“我们遵循不改变原状的原则，按照原材料、原形制、传统工艺进行修缮。”值得一提的是，为了保证“原汁原味”，沈阳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特意前往北京定制了大政殿同款“老瓦”。

修复不止于屋面。顺着尚文举手指方向，大政殿拱眼壁上，火焰宝珠纹饰线条流畅、气韵生动。此前数十年，此处纹饰被后世改绘为升龙图案，偏离清初原始规制，2018年竣工的大政殿彩画修缮工程，通过史料考证，纠正了这个错误。

近年来，沈阳故宫博物院相继完成一批古建筑的油饰彩画保护修复，接下来，还将对敬典阁、奏乐亭及东朝楼等建筑屋面进行修缮。

典藏文物

今年8月11日，“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开幕，祝允明草书《洛神赋》、乾隆御制腰刀、郎世宁与唐岱合绘《松鹤图》等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以百件文物回望沈阳故宫博物院百年历程。

回望百年，沈阳故宫珍藏历经数次流转。1914年，超过11万件藏品被迁往北平古物陈列所；1933年，部分藏品又随故宫文物南迁，辗转数地，现分藏于国内多家文博机构。

“此次展览展出的辽宁省博物馆明代‘青花缠枝花蒜头瓶’、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院明代‘青花五彩婴戏图碗’、镇江博物馆清代‘乾隆款青花花卉纹直颈瓷瓶’等文物都曾收藏于沈阳故宫，此次展览让旧藏文物重返故苑，完成了一场跨越百年的重逢。”沈阳故宫博物院展示交流部部长付博说。

文物藏品保护是立馆之本。经过百年征集、调拨、修复积累，沈阳故宫博物院现有藏品10余万件，涵盖书画、瓷器、玉器、织绣、漆器、金属器、古籍档案等26个门类，大量清前、康乾时期宫廷文物成为研究清史、东北民族史的核心实物资料。

“院内常设九大基本陈列，覆盖宫殿原状、宫廷生活、家具器物、宫廷艺术品，把建筑本体与文物陈列结合，让观众走进宫殿，读懂清初政治制度、宫廷礼仪与社会风貌。”付博说，博物院也积极开展馆际交流，引进外来展览，把沈阳故宫特色文物送往国内多地巡展，让故宫文化走出辽



▲观众参观“典藏山河——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百年百件文物展”。

新华社记者 李 钢摄



▲沈阳故宫藏品之清乾隆款掐丝珐琅缠枝花卉钵

沈大地。

推开文物修复室厚重的铁门，室内光线柔和，工作台上，各类修复工具整齐摆放。书画修复师冯维屏住呼吸，正用镊子小心翼翼地把一根根绢丝移植到一幅清代山水画画心的缺损处。凭借巧手和匠心，冯维所在的书画修复小组迄今已为500多件古书画“祛病延年”。

“从信息采集到科学分析，从制定修复档案到实施文物修复，一件文物的保护与修复所需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沈阳故宫博物院典藏部部长张国斌介绍，2018年至今，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11件（套）纺织品、206件金属器和900余件（套）陈设、家具、乐器等文物的预防性保护顺利通过国家文物局验收。

此外，沈阳故宫博物院还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合作建立“古钟表联合修复室”和“木器联合修复室”，在古钟表和木器文物分析与保护、修复技艺研究等方面加强合作，共享专业平台，已让22件（套）院藏钟表重新焕发生机。

修复了折痕的“清嘉庆帝楷书五言诗轴”、处理了画心断裂的“清孙毓汶行书八言联”、填补了字迹残缺的“清颜伯焘行书七言联”……2024年7月，在“馆藏永续——沈阳故宫文物保护修复成果展”上，50余件完成修复的院藏文物集中亮相，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展览分为‘锦绣焕彩’‘纸墨留香’‘佳器重辉’‘余韵清声’四个部分，以文物品类为脉络，从织绣、书画、金属、钟表等方面展示过去20年来在文物保护工作方面取得的成果。”张国斌说。

服务公众

“沈阳故宫最大的特色，就是清前史与陪都宫廷文化，很多历史细节，就藏在院藏档案、器物与建筑形制当中。”沈阳故宫博物院研究部副部长黄嘉介绍，“大政殿、十王亭的布局，直接反映八旗制度；文溯阁，见证清代藏书文化；中路、西路建筑，记录清代东巡的历史。”

实物、建筑、档案互证，这里是研究清初历史不可替代的现场。

百年以来，沈阳故宫的学者埋首整理满文档